



冯铿烈士

許美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馮 鏗 烈 士

許 美 勳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馮鏗烈士是一九三一年被反动派殘杀的中国左翼作家之一。本書以文艺性的傳記体裁，描述了她一生的革命事迹。

馮鏗同志在中学讀書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从此，便始終不懈地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頑強的斗争。在殘酷的斗争中，她表現了英勇、坚定的政治立場；后来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活动时期，被反动派逮捕下獄，虽經多次慘絕人寰的严刑拷打，但她決不屈服，終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馮 鏗 烈 士

許美勛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号

新华書店广东分店發行

广州印刷厂印刷

*

統一書号：T10111·191

書号：1038·787×1092 1/32·3印張·2插頁·62,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620 定价：(6)二角八分

“五卅”慘案的鮮血噴射到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們的心里，它更激動了感情強烈的少女馮鏗。她雖然只是從報紙上看到消息，但那些血肉橫飛的同胞們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鬥爭着的影子，卻深深印在她的心里。

演劇籌款援助罷工工人那一晚，她自己編劇，自己導演，自己當主角。當她現身戲台上的時候，她仿佛千真萬確看見了許多同胞，男的女的，年青的年老的和帝國主義的爪牙——軍警肉搏，亦看見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前仆後繼，許許多多的工人妻子，失去他們的爸爸和丈夫，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撫摸着兒子的尸首。台下的群眾，在她眼中就化成這樣的形象：春雷似的掌聲在她耳朵中化成為“卜卜”的槍聲。

她沒有深刻研究過什麼演員技術，可是她底充滿着忿怒、熱情的心，象一顆即要爆炸的炸彈；她把自己所有的悲忿、仇恨匯集起來，化成一道要沖毀帝國主義勢力的洪流，從山上沖向平地，澎湃、汹涌，她口中念着的台詞就好像是奔流着的大水、狂潮。

演的是一個工人的家庭，備受經濟壓迫，老弱的歸于死

亡，年壯的走向斗爭。她却依然以學生的身份站在工人方面，向群眾宣傳，呼喚。觀眾忘卻是在看劇，但覺得心頭熱辣辣，感情和她同樣在激動。

“你們的妻子願意給帝國主義者活活餓死嗎？你們的丈夫、兒子、爸爸，願意給他們活活打死嗎？……”當她喊出這樣的呼聲時，眼睛里冒出了淚水和火光，她的情感把觀眾抓住了。

觀眾中有一個瘦個子的青年呆站在一個竹棚旁邊，他的眼光和台上那位女演員的眼光聯結在一起，他那猛烈跳躍着的心房發出來的聲音和女演員的話語互相呼應。那青年兩頰緋紅，眼里分明是飽含着淚，臉上象火燒一樣熱，不自覺地把臉偎貼着竹柱子。看來好似木人似的，一動亦不動。

馮鏗是汕頭友聯中學高級部的一年級生，全班只有她一人是女生；但她在班內却是著名的一個強悍者，從來不示弱。在家里的綽號是“嚴蘭貞”，在校里的綽號是“母夜叉”。教室里的黑板上，時時出現着針鋒相對，意味深長的警句、隱語。它不單很快就在校內流傳，甚至校外亦有不少各式各樣的男人，在有意無意地傳播着。“從來不把自己當作女人”，她自己這樣看，人們也這樣看她。“男和女倒是其次，主要是我不犯人，就不准人家來犯我；如果要犯我，我一定要抵抗。”她不止一次這樣宣言過：“帝國主義者屠殺我們的同胞，我們不抵抗嗎？援助罷工工人，不是我們青年學生的責任嗎？”當“五卅”慘案發生後，愛國運動急激發展，如同春雷一聲，萬物震動；何況汕頭自從革命軍東征後，工农、青年學生和婦女們的愛國運動，日趨

蓬勃，这时候，她更感到如同火苗在心坎上燃燒一样难以抑制。

“我們沒有道具，沒有劇本，沒有演員……那末，就沒有辦法嗎？我們這些青年，活潑潑地，就只會吃飯嗎？一碰到真正的愛國運動，難道就象烏龜一般縮了頭嗎？……缺少一切都不要緊，只要心頭還是熱的，只要血不會干，什麼困難都可以打破！……”当她听到另一部分同學的怯弱畏縮，借口種種理由的時候，她不禁睜着大眼睛，紅着臉氣忿地說。

“媽媽也不大喜歡，昨天說隔壁王家長（商店經理）就在三樓晒台上和李秀才大罵女學生，不管半夜三更盡在排演白話劇，鬧出了許多丟臉事。媽說白天可以，夜里不要到學校來。”女同學雪芳低頭咕噥着。

“怕死鬼，胆子比蚊兒還小。什麼王家長，李秀才，別管他，這般頑固派，真是老而不死！……不要緊，你們怕死難道沒有敢干的人嗎？”她氣忿得眼淚吊在睫毛上，直望着雪芳模糊的蛋臉。

“梅姊，她不干，我來。”這位自告奮勇的肥嫩矮小的姑娘名叫菊明。她和雪芳都是比馮鏗低一級的同學。

“咳！阿明，你才是我的同志！”她跳起來立刻攬着菊明，突然在她臉上吻了一下；她好象給黃蜂刺着似的喊着，推開她，紅着臉。但立刻又爆發了笑聲，好幾個男同學突然鼓起掌，活象天上跌下月亮來，意外地愉快、輕鬆。

“好！這是最精彩的一幕，優美的鏡頭。”對一切課外的工作都設法巧妙地躲開，但對女同學却經常保持高度興趣的高個子李震家，碰到象上面這些機會，絕對不肯放棄他的緊張

的、衷心的贊嘆。

“好的还多着呢！你这个人就只把人血当胭脂，把現在演劇当作娱乐嗎？”馮鏗放下急忙躲閃着的菊明，踏进一步站在李震家的面前，双手插着腰，欹着头，臉上表現着飽含怒意的冷笑，一面說着，一面点着头。

“这个才是好鏡頭，可惜沒帶攝影机呢！”吳文田乘机面对面的飽看了她一下，但当她冒火一样的眼光扫射到他时，他立即移开視綫，象战敗者一样，从戰場逃开了。

“你也……真真是人心已死了嗎？……”她的声音有点哽咽，眼泪不觉滴下来。

“好，認什么真，你这个人就是太感情了，我們爱国，不敢后人哩。老牛敢死，老馬不敢死嗎？你不要蔑視男性，‘摧殘’男性吧！”吳文田严肃地站起来象演說似的。当他才从唇边噴出“摧殘”这个詞儿时，馮鏗不觉笑出声来，可是眼泪还在滴。

这一夜她整夜睡不着，为了構思剧本，而坐臥不安。她想：如果要把剧本精神抓得牢，把帝国主義者的罪惡表达得出，首先應該要深刻体会到貧苦人家的生活。單为这一点，她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一家貧民的现实生活上面。

本来，她从小就憐惜貧困弱小的人們，別說是人，就是一只小鳥，一只蜻蜓，她都珍愛它，絕對不愿意損害。有时人家笑她太婆婆媽媽了，她便說：“敢打老虎的才是武松，欺負弱小不算好汉。”她对那个無論寒暑只披着一片破麻袋的白髮乞丐就象她的亲人一样关心。每天，他都要打从她家門前經過，沒說話，只是望着，她便会找一点东西給他，有时确实沒有一点什

么可給的，她也要極力找一点东西給他。从家里到学校的路上，穿过一段貧民窟。轉角那家貧民，就天天吸引着她的注意。

当她在構思剧本时，那家貧民的形象，影片似的尽在她眼前幻演：四个年紀差不多都是五、六岁的孩子，完全沒有穿褲，八条腿就象他們的父亲挑卖青菜的筐繩，笔直而且枯瘦，屁股不象是活人的，而是和猪头脯那样污黑干枯。他們蹲在泥沙堆上，假使不动，誰也不相信这是活人，而和垃圾、石头沒有兩样。蓬乱的头髮，鼻涕直流，无神的眼睛……这印象平时已深刊在她腦中，此刻更清晰地涌現眼前。她很明白，他們的貧困是由什么人造成的。那些公子哥儿的肥白，活潑，美丽，愉快……是怎样来的，她亦很清楚。她痛恨，她憐憫，她此时饱含着泪，好象置身在这貧民家里一样。

她从写字桌前忽然站起来，出力地丢下笔，發出“叭”的声响，轉了身，眼光无意投射在壁上的画幅，上面恰是两个肥美活潑的小孩在耍球，一个蹲着，一个跳起来，好象笑出了声似的。她站在这画片前面，左手支着腰，右手扶住壁，兩眼呆呆地注視着两个幸运的孩子，可是画中的愉快孩子竟跑到不知去向，突現在眼前的，却是那四个她所熟悉的光着干枯屁股的可憐的孩子。她回忆起当自己坐在教室里，一連听三堂功課后，肚子里在雷鳴时那种飢餓情况，便想起那四个无辜小孩的飢餓……为什么会飢餓？不是很明白的事嗎？

她在画片前站了一会，好象听見了孩子啼飢号寒的惨叫，她的心头如烈火焚燒！她反身跑到窗前，靠着窗口，往街上眺望，看見三两个时裝青年男女，倦游归来，一路跑一路在低唱，女的把手插进男的臂弯里，身子偎依着，好象連成一体似

的……她不禁“呸”的一声，急急跑回書桌前，坐下，拿起笔又写。街上那些幸运男女却冷不防吃了一吓。

她一气写了三四頁了，自己又从头讀着，覺得不好，便放下来。仰着头灌下一大盅冷开水，才把疲倦的精神振奋一下。隔着板壁，她的媽早已不止一次催她：“應該睡覺了吧，明天写完不好嗎？鬧病了怎样……”可是她仿佛沒有听見，她所听到的只是轟鳴在她耳边的槍声……还有夾杂着飢餓小孩的呻吟声……。

当她最后丢下笔时，东方已發亮了。

第二天，她整个上午在課堂里，虽在听講，但“心不在焉”，她把昨夜写好的剧本悄悄地放在半开的抽屉里，桌上放着課本，但眼睛却尽是朝下看，右手掌托着額。老师只裝着看不見。下課鈴声响时，她便象脫了弓的矢，一直射进三楼上一間小房間里。房里只有一个瘦个子的青年。

小房間里虽然只有她兩個人，但却很热烈地在辯論那剧本。几乎每一句話，每一个动作都引起不同的意見，都有爭論。那气氛就象一个相当規模的辯論会。她極力修飾剧本的語言，并逐句念出声来，象在排演一样。那位青年則热心地給以批評、补充，糾正他所認為應該糾正的地方。动作和表情亦都一一扮演过。房子里恰巧悬着一个半身鏡，把她的身段、面貌完全反射出来。他从鏡里看着她的丰姿、笑貌，覺得比站在鏡前的她更其吸引着他。她在鏡前表演动作和表情，叫他从旁觀察并給以批評、补充。当她停留在鏡前那一瞬間，忽然从鏡里接触到他的影子的視線正和她的碰在一起，心头不覺一震，臉上感到热辣辣。但她却故示鎮定，严正的喊着：“噯，你原来沒

有注意我的动作，却在看什么？……”

“原来你亦沒有注意你的表演，却在看着我……”他笑了。

“誰看你？”

“那末你为什么會看見我在看什么？”

“不，不，不講閑話。你究竟以為我剛才那一動作對不對，好不好呢？你說，你說……”她按住心頭的紊亂，自責今天為什麼精神這樣不集中；一面却硬裝着剛毅的態度。

到底是她按捺下了所有的紊亂的感情，在這小房間里演習着自己在劇中所有的動作，語言。當她說得慷慨激昂時，口沫橫飛，眼淚更紛紛滴下來。他亦收束了對於她的胡思亂想，專心一志替她指出毛病，提供意見。等到全劇的對話，獨白以及全部動作都表演一遍時，廳上的時鐘已響了三下。

“呵，餓得慌，吃什麼呢？”

“我早已買好了麵包，等你同吃，不知為什麼竟忘記了。現在就吃。”他從抽屜里摸出一個紙包，從熱水瓶里倒了兩杯開水，打開紙包，一面把一杯開水捧給她。

“我早上告訴媽今午要在秦瑜家里吃，現在卻在這裡吃，心裡覺得不好過，說謊話。”她有點抑鬱，而且因為餓久了，一時吃不下麵包。

公演那一晚，那位瘦個子青年的眼睛從開幕到完結，始終離不開她。他和所有觀眾一樣，感情為她所控制，一時痛恨，一時悲憤，心頭好象燃着炸藥的導火綫似的。而他，除此之外，還添上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

劇演完了，群眾散了，海濱正弥漫着午夜的霧，涼爽的空

气在人群散后就泛进这个广场。他独自最后留在这里一霎时，虽然周围已没有人，但她的怒号的声音和悲愤的表情却象永久停留在这个广场上，——不，是深深地留在所有观众的脑子里，尤其是深入到他的脑子里，终生不会磨灭。

“难道这一点自由在我们家里还有问题吗？现在是什么时代，阿妈还不会明白吗？天天教学生们的是什么，……‘今年番薯不比旧年芋’，难道我会比姐姐更顺从吗？……阿妈，我劝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好吧！……”馮鏗坚决激动但亦悠闲地离开椅子跑到妈的跟前来，站着。她那有光芒的大眼睛，在长而浓黑的双眉下，象一对探照灯似的直透她妈的心窝。她接着上面这几句话之后，从心里厌恶而愤痛地在骂她妈：“为什么这市僧的思想总是紧紧缚住你呀！我看见你纯洁的心给罪恶的金钱幻影掩盖着，象月亮给乌云掩盖着。”

不能说做母亲的不是处处在替女儿的幸福前途着想，可是这种“好意”，无论怎样，总不能得到女儿的同情、了解。当妈才把好久在心里计划着的一番委婉而入情入理的话刚摆开，便触动了女儿的愤懑，继之是譏笑、激动、教训了一场。她的声音象山涧里的流泉，清琅、响亮地一气倾泻，好象在朗诵诗歌，更象管弦一般。但在她妈的感受上，却是一股冷水，毫不顾惜地直淋向她火热的心，使她的自以为能够打动女儿感情的话才开头便给压抑下去。

“唉，你总是……！我为你的求学前途着想呵！象我们这样

的人家，爹、哥、我三个人教書，还是不能够給你升学的。……如果希望將來有成就，……我想是可以考虑吧，……”阿媽明知无效还勉强說出来。媽是最了解女儿的，想把老人的意見成为少年們的理想，是无望的；何况女儿，最嬌养，最小，也最聪慧，女人男相，烈火似的性子，要想把話語灌进她的耳朵，那真是比駱駝穿过針孔还难。她自从大女儿死后，便天天为这个最小的女儿的婚姻問題打算。很久以前便有不少的闊人家——做官的、开店的、过洋的，总之是一律有錢的人家，不只一次对她提到女儿的亲事上来。明知不是立刻可以实现做母亲的心愿，但亦不只一次暗自盤算着：如果女儿不太执拗，那末，不單她个人前途无限，升学、留学都无問題，便是年近六十的爹，亦可以得到休息，家里……总之，一切都容易办……。她一面虽这样想，但一面亦常考虑到有錢人家都不是干淨的、爽快的，她自己的半生家庭教师的經歷中，就看了不少少奶奶、姑娘、公子、哥儿的悲惨、离奇、凶狠、变幻……的悲剧！如果能够独立营生，那亦算是自由幸福……平时她就曾經投合女儿的心理这样談論着。在这情形下，母女倆就很和諧地暢談一切，尤其是社会上許多不平，許多罪惡，是談論的中心。如果一涉及家庭，涉及自身，最坏就是偶尔涉及女儿的前途的話——尤其是婚姻問題，談話便中止，尽管是正值兴高采烈，可是立刻突变为不欢而散。

“唉，阿蟹，你总是‘三斗油麻倒无一粒落耳’。成天总是替別人打算，沒有替自己打算。……”媽无可奈何地，把年紀虽老但尚奕奕有神的眼光从老花眼鏡上面透射出来，注視着她心爱的女儿。她臉龐虽然亦象母亲一般胖胖地，但沒有母亲那

样紅潤，而且显然是黃黃的有点病态。当她每次看到女儿这种臉色时，心里便不禁憐惜地以为假如营养不太坏的話，假如不太用功的話，总之，假如是不太貧穷的話，那么，女儿一定更美丽吧！当这时候，她一定立刻又想到女儿的服裝太差，虽說朴素亦有一种美，可是，假如穿着更明朗、更活气的色彩和更时尚的式样，那么，不是更美嗎？但这些問題，做女儿的倒一点感觉、一些意見都沒有。她整天不是嘻嘻哈哈，便是讀書、唱歌，快乐十足，从来沒有注意到衣服、食用这等事上。——这时，媽媽的眼光象母牛的舌头尽在女儿臉上舐着，逗留着、依恋着……一会，无可如何地，把眼光轉移到窗前供佛桌上的一串念珠。

“蟹，給媽拿来！”老年人碰到困难，总是朝向虛无，朝向解脱，此时，媽亦象平时一般，只得念起佛来。

她的女儿——馮鏗，乳名叫蟹，因为才出生便喜欢摆弄手脚，媽給她起的綽号，以为象蟹儿一般有十只手脚似的。哥哥却替她起个很文雅的名字——嶺梅，那是因她出生是十月十日，所以用古人的詩句“十月先开嶺上梅”的意思。——此时她象往常一样譏諷媽媽：

“媽，只有乞灵佛祖了，嘎，恐怕你真的要做梁武帝呵！”她笑着，臉上很明显地呈現一个酒窩儿，这个酒窩，曾經打动了她一位同学的灵感，写了十首新体詩，其中有一警句：“你这笑窩儿象一个大漩渦，把我卷进茫茫的洪流里去了。”

“我是梁武帝，那么，你想做武則天嗎？”媽从女儿手上很快地夺过了念珠，这便是一种不大高兴的表示了，往常她总是举止安詳的。

馮鏗拿念珠时，順手把供在大士象前玻璃碟里的一颗最

大的黃澄澄的枇杷拿走了。

“噯，我尚未念過經，供過佛，你就吃！”媽只得无可奈何地說。

姐姐素秋，比馮鏗長十歲。當她二十歲時鬧自由戀愛的事，轟動了整個封建的古老的潮州城。她的叫號和悲歌，她的怒眉漫罵，她那火熱的鬥爭……這些尖銳深刻的印象留在妹妹的腦里永久如新。嚴冷的父親，順從的母親和自由散漫的哥哥，使家庭充滿着很不調和的空氣。尤其是那個滿頭白髮日夜躲在廚房里，臉上一絲笑痕也沒有的老妾，陰影似的這一個人物，給天真快樂的馮鏗的心靈，不時抹上一層灰暗的色彩。她還隱約知道有一個從來沒有看見的哥哥，就是這位全家都叫她“白毛”的老妾生的。那個名義上的哥哥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仿佛曾聽人說他當兵去了，但不明確，家里從來便不曾提過他。還是小孩子時候，她就始終心里藏着一個謎——這位哥哥相貌怎樣，跑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跑，“白毛”為什麼不留他？“白毛”為什麼那麼笨，從來不歡樂，不曾聽到她大聲說笑，有時家里很熱鬧，像年節那些日子，她也只是在人們面前一閃，便不見了。有時她想問問她，和她談話，但立刻又給她那陰冷悲愁的臉孔壓住了。

姐姐的鬥爭史，便很明確地深印入馮鏗的腦里。姐姐沒有錯，她那樣慈和、正直、豪爽、多情，這些難道是不對嗎？假如有錯的話，一定是爹媽，因為他們反對她的戀愛。姐姐愛一個男人，她是知道的，雖然那時還只一知半解，但總是同情姐姐。因為姐姐對她很好，教她讀了好多舊詩詞。很好聽的象唱歌似的那些詩詞，不間歇地响亮在她的嘴里。象早晨才起身時，一面

拿着面巾，一面打着水，嘴里便唱着一些詩詞警句，有时故意裝着腔調，拉長嗓子，好象和百灵鳥在比賽似的。她从姐姐口中，听了很多古代英雄美人的故事，象奔月的嫦娥、盜盒的紅綫、李靖与紅拂、張珙与鶯鶯，这些傳奇人物和武松、李逵、孔明、周瑜、宝玉、晴雯……都象活人似的离不开她的稚弱的好奇的心灵。年紀逐漸大了，十岁才开头，她便沉醉在这些旧小說以至彈詞曲本上面。

姐姐为恋爱自由而斗争的行为使她受到强烈的感动。姐姐是对的，是可爱的，那么，反对她的人就是不对了。父母是爱子女的，为什么在这些事上便要分歧呢？等到后来姐姐胜利了，她才感到很大的欢喜。但是姐姐的恋爱成功了，为什么她仍旧不快乐，有时还流着泪，問她，只是回答：

“唉，你还小，不大懂事，不要問吧！”

“你为什么不学那些劍俠飞仙，斬尽世上一切仇人，为什么不把使你痛苦的人，一刀揮为兩段呢？……”妹妹那完全稚气的話，把姐姐的眼泪笑掉了。

“哦，我就希望你比我更大胆些，做紅綫，勿做鶯鶯！这个世界确实够苦人的呀！……”姐姐的豪迈又憂郁的气質同时影响着她。去年春天姐姐病得很严重时，她从姐姐的干皺颤抖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包詩詞稿。姐姐最后的几句话是：

“我們做女人的受罪特別深，你要有志些，將來替女人們复仇，旧礼教真是猛虎……你要学武松，你不是很佩服武松的英雄气概嗎？……”

“不，我要学秋瑾！”她回答的和姐姐对她說的这些話，一直牢記在她的腦子里。

媽媽雖然手里弄着念珠，口里念着佛號，但心里却没有佛。她回味着剛才女兒的話，眼前很快就浮現着大女兒素秋的影子。并且仿佛听到当时她在被鎖着的小房間里透出來的憤怒、悲哀的絕叫。這聲音，雖然過去得很遙遠，可是現在還感到惡心。她回憶起自己几十年的生活，使得她心緒非常紊亂，感慨萬端。

她記起去年一個夏夜，在照徹了月亮光的小晒台上面，她對着丈夫的一個青年學生，幽幽地談說過的話：

“我和馮先生原籍都是浙江。但我是紹興，他是杭州。幼年我跟家庭到廣州來，父祖好象都是當幕僚的——人家都說‘紹興師爺’，我想他們干的就是這一套。但又仿佛記得家里還有其他的人辦海關這一類洋務。這在当时都算是上層人物。我只知道我們是大家庭，親戚亦很多，記不清。可是我自小就怕這些應酬交際，很喜欢愛安靜。

“未滿十歲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我自己就寄居在揭陽丁日昌家里讀書。丁日昌是當時潮州最大的官僚，那時雖已退休，但勢力還很大，每月初一、十五，便有許多大小官僚，穿戴着五光十色的袍褂、翎尾、朝珠，乘馬坐車，喧喧嚷嚷到他府上來打千，談話，送禮……。我很喜欢和小朋友們閃在屏風後邊偷看。好象看戲，那些奇形怪狀的官員，你如果不是親眼看見，一定不會相信的。他們都是“老爺”、“大人”互相稱呼。他們講的是什麼，我們當然不大了解。不過我們很喜欢這些日子，尤其是老丁的生辰或有其他的喜事的時候，那時我們便放學，不再念四書五經，還有戲看，有東西吃，真是不亦樂乎！我還記得

老丁的形貌，一表古板的神气，一根旱烟袋，長長地和他的辮髮差不多都拖在地板上。他家里的桌椅炕床，都用螺絲釘旋紧在地板上，不能移动。当时我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后来才知道怕后代把它卖掉的，……

“唉，这真是古詩說的‘生年不滿百，常怀千岁憂’，老丁死后，什么貴重財產不是很快就消失了么？單談他們那座書樓，你們如果到揭陽去，还可以看到它的遺迹，虽然建筑还在，可是內面却早已空空如也！老丁这个人，不單愛官、愛錢、還愛書。清朝做大官的，家里大都有一座賜書樓，大約是朝廷給的。丁府的賜書樓，內面的藏書是很有名的。聽說老丁用了好多心机弄来不少的珍貴書籍，什么宋板、元刊、海內孤本都有。那时教我們讀書的便是好几位翰林进士之类，他們一面教書，一面代他整理古書。珍奇的書成为骨董寶貝，严密地藏藏在樓上，不肯容易給人參觀。——可是后来怎么样？他死后，子孙們把这一部分財產亦均分了，他們把一部孤本的古書，分成几份，有的得到第二、四、六冊，有的得到五、七、九冊，結果把好書糟塌了。后来还幸亏有些書店买到他好几部完整的書，有的給翻印，有的給珍藏起来。……”

她是很健談的，她会講國語、粵語、客語和潮州話，而且都講得很好，流利而准确。她談到讀書的情形：

“那真是怕人，老丁真是严！时常亲自考查我們，如果誰不懂，誰便遭殃，罰跪、罰站，甚至不給吃。——可是我例外，因为是客，又是女的，又因我記性还好，背念时很少毛病。有好几位老师，教經書的，教詩文的，还有專門教女学生刺綉的二位女老师。恐怕亦就是因为严格，那时讀的書現在都還記得。他的